

# 传媒下的社会想象与多元的共同体

## ——泰勒的多元公共领域概念评析

王淑华

**摘 要：**查尔斯·泰勒认为，在传媒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打破时空限制的公共空间，公众通过社会想象参与对话协商，形成共同意见。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使社会想象和共同体体现多元化特征，从而在现代社会形成了多元公共领域。这个多元公共领域承认政治平等、多元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公共意见通过自由对话和公共协商产生，这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可行而良好的途径。

**关键词：**社会想象；多元公共领域；元议题性的公共空间；寄宿的公共领域

**作者简介：**王淑华，女，副教授，传播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3-0019-05

作为政治哲学家、“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将世俗性看成是一种“社会想象”，他援引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社会想象”，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把民族界定成被想象成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他指出“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sup>[1]</sup>而区别的方式并非是判断虚假还是真实，而是其被想象的方式。泰勒将“社会想象”从人类学的角度转向公共性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公共领域是社会想象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人们只要共同关注那些公共事务，那么就算距离多远，也可以通过想象其他参与者的处境和态度，来形成共同的意见，而不会因为空间的分散而改变共同体的性质。

泰勒眼中的公共性不仅包含大家共同关心着什么事情，而且包含着什么是大家应该共同关心的事情，因此公众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那些能够聚集起来一起参与社会行动的机构。社会的政治机构是代表公众的执行部门，是其立法权力的所在地，其范围包括从公民大会聚集的地点直到国王实行统治的宫廷。这些地方是人民所称的公共空间的所在地，<sup>[2](188)</sup>也就是被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地方。而在公共领域中，大众媒介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关注同一件事情，就算他们相隔天涯，但只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就能掌握信息，并且通过社会想象，就能进行意见的交换和观点的互动，最终实现政治同一性，而非如以前一样必须依赖某一物质场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阿伦特的古典主义公共领域和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论不同的是，泰勒发现在现代科技社会，由于传播媒介的特征和作用，公共性可以呈现非物质化的特性，且对话不在同一空间也同样可以进行，<sup>[3](117)</sup>从而发掘了一种全新的公共领域理论。这种公共领域理论不仅融社会想象、共同体和媒介于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哈贝马斯的一元公共领域的局限性，认为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公共领域，因为由于公众个体的差异和群体的差异，社会想象和共同体体现出多样化的

特性,这注定使公共领域不可能局限于某一特定公共事务或某一特定领域,即现代社会存在着多元的公共领域。泰勒的这个观点,在当代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社会中,更显示出其实用价值。

## 一、多元公共领域

泰勒将公共领域描述成一个共有空间,他认为无论是通过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促成社会成员讨论公共事务,形成共同想法,最后形成的只能是一种单数的公共领域。因为虽然媒介形式多种多样,乍看起来好像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交流和互动,讨论的也是不同的公众议题,然而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有信息同质化的特点,其实只不过在时间或制作方式上有所区别,主题都大同小异,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内部交流。

泰勒认为,应该赋予公共领域以新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多元的,可以被看成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共同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是仪式性的,也可以是娱乐性的、交流性的,或者也可以是对一个重大事件的庆祝会之类的。他把那些产生于某些场所集会的公共空间称为“议题性的公共空间”。但是他同时指出,我们公共领域并非如我们所定义的那样简单,它会超越这种议题性的空间。它可能会将这些多样化的空间编织在一起,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没有因特定目的形成的集会(或讨论)。相同的公共讨论注定将穿越我们今天的辩论,而其他则可能热衷于明天的讨论,或者周二的报纸评论等。泰勒将这种更广阔范围内的非本地的公共空间称为“元议题性的公共空间”。但是无论在何种公共空间,人们聚焦的重点是公共事件,而非纯粹是自己单方面关注的内容,即没有任何私利的成分,公共目标或者公共意图是他们行动的出发点。因此从这个意思上说,“人类的意见”提供的只是趋向聚合的共同体,而公众舆论被认为是在一系列公共行动之外产生的。<sup>[4]</sup>泰勒认为,大众媒介的作用在于为产生没有集会的空间提供了条件,人们可以根据报纸的内容、广播的信息或者电视中的见闻展开讨论,这种讨论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有助于人们走出地方性公共事务的狭隘视阈,关注全国性甚至全世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此基础上泰勒提出了寄宿的公共领域,认为可以将较小的公共领域寄宿到较大的公共领域中,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他以全国性的公共领域和地方性的公共领域为例展开分析,认为地方性的公共领域可以寄宿在全国性的公共领域之中,两者能相互制衡,相互促进。地方性的公共领域通过地方媒介的重要议程,影响全国性公共领域的议程,有助于公共领域的扩大;而全国性的公共领域也可以将一些重要议题放入地方公共领域中进行,这样能提高地方公共领域的影响力。除了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领域的分类外,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小的公共领域,如政党公共领域、女性公共领域和生态保护公共领域等,都可以通过寄宿的方式争取对更大的公共领域的关注,同时扩大本身公共领域的规模,以促进更多参与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合理解决和公共事务的顺利开展。

## 二、多元公共领域的特征

### (一) 想象的共同体

泰勒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期待着通过孤独的反思去发展我们自己的看法、观点,对事物的态度。但是,对于重要的题目,如定义我们的同一性,事情却并非如此。我们总是在与一些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找出的同一特性的对话中,有时是在与它们的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sup>[5]</sup>有时那些“重要的他人”离我们很远,甚至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人世,但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仍可以与之交流。而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社会想象”。

这里的“社会想象”指人们可以想象各种社会存在的方式,想象他们如何使自己适应他人、适应与同伴间的关系,想象那些会满足期望,并隐藏在期望之后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概念和意向等等。<sup>[6](50)</sup>

通常来说，人们通过这种想象，来实现自我，正如米德所说，自我并非与生俱来，是个体在参与社会活动、形成社会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个体在整个过程中与社会和他人建立关系，并逐步发展出自我，<sup>[7]</sup>它本质上是一种产生于社会经验的社会结构。而人们与其他个体发生关系的过程，就是思想和交流的过程，也是发展心灵与自我的过程。针对一个重要议题，个体会思考其他参与成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在讨论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互动或者辩论，公共领域在此时成为个体交流的空间，参与者通过符号给自己和他人的观点和行动以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公共事务的同一性。

基于社会想象的共同体所形成的公共领域，与之前真实的城邦社会或者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同，参与者不必非聚集在一起，而是可以通过传媒实现社会想象，共同关注重要议题。这种社会想象既能跨越空间的界限，也能突破时间的限制。聚集起来的人群的各种权力被交给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社会的政治同一性转移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场地。<sup>[2](190)</sup>与此同时，传统的聚会可以说形同虚设，但传媒所塑造的社会想象能扩大公共议题的范围，只有在被这样想象时，公共领域才存在，并且体现更大的价值。因为除非参与者把全部不同的讨论看成在一个巨大的交换中相互联系起来的，否则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合成的“公共舆论”。<sup>[6](57)</sup>

## （二）平等和差异

泰勒认为，在公共领域中，政治平等的认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私人领域同一性（identity）构成和自我构成也正在持续地进行对话和斗争，某些女性主义理论正试图显示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泰勒指出，公共领域中政治平等的认同意味着两个不同内涵：首先它强调所有市民的平等尊严，避免“上层阶级”和“次等阶级”的存在。从荣誉尊严的转变使政治的内容变成了权利和资格的平等，<sup>[8]</sup>而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内涵则认为现代同一性概念产生了差异政治。

泰勒认为在平等的尊严政治和差异政治之间存在重叠部分。平等的政治尊严意味着权力和豁免权，“我们在我们的尊严构成中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权力，是我们对公共空间的支配感；或是我们不会受到权力的伤害；或是我们的自信与自足，我们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中心；或是我们为他人所喜爱和关注，是注意的中心。但是这种尊严感时常可以建立在前面我提到的某些同样的道德观念基础上。正是因为缺乏尊严可能是灾难性的，通过彻底损害我的自尊感情就能摧毁它。”<sup>[9]</sup>除了尊严之外，对差异的承认在泰勒看来也是人类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因为政治差异是认同个体或团体的独特同一性，他们与其他个体或者团体的这种被忽视的差异使得人们被权力或者主流的同一性边缘化或者同化。同时泰勒认为，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之中，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多元文化的问题，而实现文化认同是文化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因此比如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对成人的要求和需要，<sup>[10]</sup>我们要以一种正义而平等的方式来回应。因为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我们必须持某种尊重的感情去对待，同时要允许每一种文化在公共领域中平等对话，在承认各种文化不同差异的同时，允许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

## （三）处境化自由

泰勒认为在公共领域中，不同观点、多元文化可以自由地对话。他的自由观点是建立在对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其中积极自由通常被认为是“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免于做……的自由”。泰勒提出分别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对的“运行性概念”和“机会性概念”。他认为如果消极自由更为有价值的话，那么就不能只是机会性的概念，自由是由意念来指引行动的，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会具有坚定的目标和理想，因此并不只是偶然的机会所能表现的，消极自由更多体现的是自我实现的内容，这是人们一种内在的强烈的精神需求。因此要使自由得以实现，要使行动的存在有意义，那么自由则必须是“运行性的概念”。

泰勒同时提出“处境化自由”，认为这是一个与绝对自由相对的概念，认为自由是和个体生活的社

会处境相对的反应,因为人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相应的职责和目标。<sup>[11]</sup>因此在泰勒所指的多元的公共领域中,必须拥有这种与我们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意义密切相关的自由,必须拥有这种能实现群体价值或者团体目标的自由,即能最终完成自我实现的自由。这种自由既追求自我,又追求个性,但与原子个人主义的自由截然不同,原子个人主义的自由关注的焦点只是个人自由,最终的目的只是达成个体的自我实现,它无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而处境化自由认为自由的实现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并且我们的政治认同必须建立在自由地与他人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在独创性和想象力相互碰撞之后,达成对某一事件的共同理解。

#### (四) 对话协商

泰勒希望人类能通过语言的对话与沟通理解自身,从而使自己成为完整的行为者。语言是个体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前提条件,也是公共领域得以存在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语言只有在语言共同体中才能得以存在和保持,语言本身所承载的关于主体的意义只有在语言共同体之中才能够形成,并被语言共同体之中的人所理解。<sup>[12]</sup>倡导政治认同的公共领域必须拥有一个对话网络,参与者只有通过对话的方式才能促成协商,达成共同理解,而泰勒认为,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舆论必须建立在理性和平等的基础之上。

泰勒指出,对话和共同体是达成人的本真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本真性不同于原子主义,虽然其内涵中包括个人主义的因素,但从不主张忽视共同体的重要性。本真性包括创造力、发现力、独创性、与社会制度以及我们认为是道德的内容进行对抗。这种事实要求公开各种范围内的意义以及对话中的自我界定。<sup>[13]</sup>实现本真性的恰当空间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承认人们的差异、个性和独创性,允许人们有与权力对抗的自由,支持平等地进行公共辩论与意见交换。因此争取个性斗争的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公共意见、共同理解和政治同一性。

泰勒继续深入地指出,公共意见是通过公共讨论产生的,而公共讨论的参与者必须清醒认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具有的意义,意见出自参与者的心声,并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和理性基础上的想法。同时泰勒又表示,不能避免在公共意见的表达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原因有二:其一,就算秉持独立真实原则,人们的辩论也未必能如实反映事物全貌,因为人的认知与事实本身存在差距,缺乏真实的认知会形成缺乏真实的公共决策。其二,公共领域中的辩论和决策渠道有遭受人为压制或操控的危险,这使我们可能无法获知正确的信息和资讯,最终可能导致决策错误。解决的办法就是,如果我们认为在辩论过程中受到操控,那么就要顺从民意,即将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作为民主决策的标准,由此区分人为操纵的假民意;如果人的认知影响到真实事实的全貌反映,那么我们就要挑战这种错误认知,即通过更进一步的对话协商来改变错误认知,形成更具合理性的公共意见。

### 三、评 价

和以城邦为代表的公共领域相比,泰勒的公共领域理论制造了一个建立在社会想象基础上的共同体,这是一个以传媒为手段,打破时空限制的公共空间;与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的一元公共性不同的是,泰勒提出的是多元公共性,并且认为寄宿的公共领域是实现公共领域扩大化继而实现民主的一种可行而良好的途径。而政治与公共领域间的界限应尽可能开放,因为存在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而一些政党和鼓吹运动经常活动其中。<sup>[14]</sup>因此,引入传媒的作用,提出公共领域的多元特征,这两个是泰勒的公共性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公共性理论相区别的主要特征。

但正是这两个特征,也为泰勒的公共性理论的实现制造了难度。首先,依靠传媒制造的社会想象的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未必能产生,因为它依赖于具有自主意识的人们能够自觉地将社会看作一个共同体,并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实现政治同一性,因为并非所有人民都会有这种自觉意识,正如泰勒自



己也坦言，只有那些具有康德式超强良心的人，才会无怨无悔地服从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因此如果单纯寄希望于人民因自我实现的需要，基于善或者正义的道德出发点来参与公共性行动，这是理想主义的想法。

其次，虽然泰勒关注“承认的政治”，关心的是自由社会的制度设计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或非实质性地）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sup>[15]</sup>他试图在平等尊严的政治普遍主义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但在现代社会，与此浪漫主义思想相反的现实表现是，很多社会成员都以一种淡漠的心态去对待共同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社会认同而导致的。要么因为原子个人主义造成的对公共议题和政府行为无动于衷，要么认为自己并非社会主流而无力改变社会或者设置议程，最终人们都会躲进自己的世界，结果不仅无法形成统一的共同体，反而有可能产生分裂的政治。泰勒自己也意识到，长此以往可能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泰勒的多元公共性理论中提到传媒能通过社会想象来塑造政治共同体，但他在谈到传媒的时候却忽视了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因此他的公共性具有一些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色彩。<sup>[3] (116)</sup>当代社会经济因素极大程度影响了传媒的自主性，从而可能危及传媒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最终影响民主的推行，这是我们在探讨公共领域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话题。

## 参考文献：

-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
- [2] 查尔斯·泰勒. 吁求市民社会 [A]. 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 [C].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3] 黄月琴. 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媒介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 [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7）.
- [4]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87.
- [5]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8.
- [6] 查尔斯·泰勒. 现代社会现象 [A]. 许纪霖.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C].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7] 乔治·H. 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1.
- [8]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 Amy Gutman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C]. Princeton, New Jersey,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37.
- [9] 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1.
- [10] 韩升. 查尔斯·泰勒对权利政治的伦理重构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29.
- [11] 韩升. 查尔斯·泰勒的自由观述评 [J]. 哲学动态，2008（3）：73.
- [12] 宁乐峰. 查尔斯·泰勒的社群主义整体本体论评析——基于语言共同体的视角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12）：22.
- [13] 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66.
- [14] 查尔斯·泰勒.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A]. 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 [C].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10-211.
- [15] 汪晖. 导论 [A]. 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 [C].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6.